

石泉老街

周传利



石泉老街 谭文昌摄

汉江边的石泉县城，城南的一条老街还保留着明清时的建筑风貌，曾是商贾云集的一条街道。

夜幕降临，一轮弯弯的月亮挂在城楼上，点亮整座古城。古朴幽静的小街上，青砖灰瓦的小楼与东西城门、禹王宫等古建筑仿佛浑然一体。

街道两旁是飞檐翘角的马头墙和青砖黛瓦的四合院。这些徽派建筑，展现出悠远沧桑的历史感和质朴浑厚的气韵。青石板铺成的街道上，吆喝声此起彼伏。彩灯装点的老街上，蕴藏着故事的门楣在岁月的长河中低语，见证时光流转的小窗形成独具特色

的人文景观，吸引游客驻足。

一缕微风穿过，黄昏的老街各种颜色交织碰撞，给人无限遐想。街道两旁，店铺一家挨着一家，几家店外排着长队，生意火爆。汉服、旗袍走秀、火狮子、舞龙、汉调二黄、花鼓戏入眼入耳。恍惚间，昔日的场景犹如一幅画卷徐徐展开。

老街的游客中心设在一个大庭院里，牌楼别致，匾额上有四个篆字“赏石听泉”。西门内不远处的石泉县署，门头引人注目，木梁飞檐，色彩斑斓。汉江奔流，石上清泉，群山如黛，勤劳的石泉人日出而作，日

落而息，凿井而饮，耕田而食。

每日清晨，巷尾老爷爷准时开张卖鼓气馍，香味在老街弥漫。卖鱼虾的小哥早就提着竹篓开始吆喝。石板路上散落着记忆碎片，漫步在悠长的巷子里，我总忘不了儿时那一声声亲切的呼唤。夕阳西下，小猫在窗台上眯着眼，孩童坐在家门口的台阶上，整条街有了静谧悠长的气韵。

夜幕下的石泉老街，灯火阑珊。有几处茶馆，木板屋檐的霓虹如暖阳般温暖，从云端传来的夜色流淌在门外。茶馆里，老街的韵味在茶香中弥漫，几张老式木桌，几把竹椅，茶客们或坐或立，谈笑风生。时而有人从茶桌上拾取一首清词，追着袅袅而起的茶香，伴着石上清泉的神韵，陶醉在汉江的碧波中。点滴细雨，诉说童年的往事，将回忆这根秤杆一次又一次折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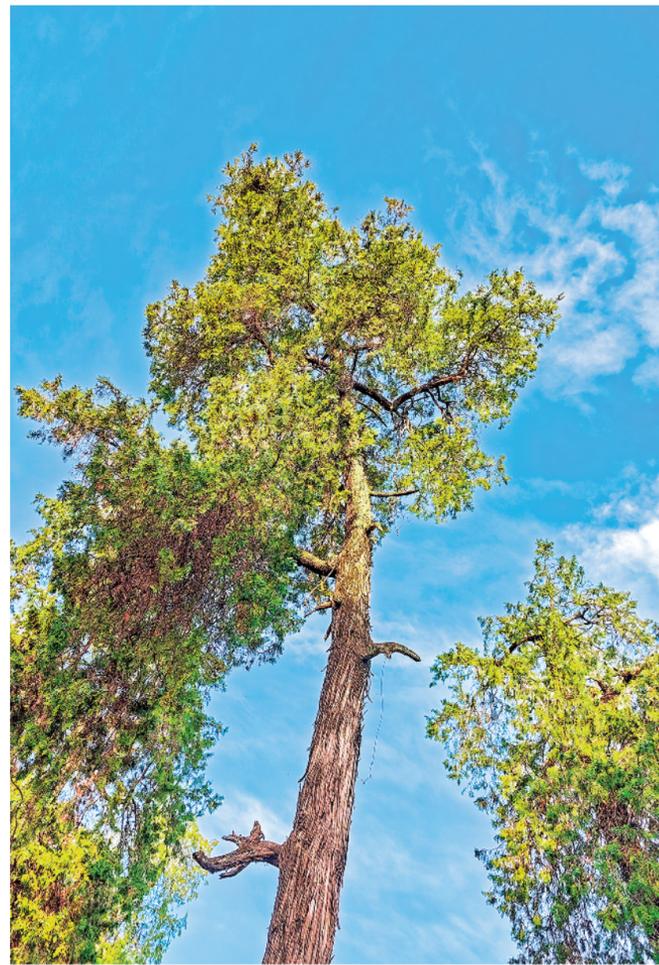
街头墙角上，一排排红灯笼，伸出天窗，当夜幕彻底降临，那红灯笼便被逐一点亮，暖红色的光晕瞬间晕染开来，像是为老街披上了一层梦幻的纱衣。它们随风轻轻摇曳，灯下偶尔会有飞虫绕着打转，像是被这充满故事的光芒吸引。路过的行人，有的会停下脚步，抬头凝望这一串串红灯笼，眼神里满是对老街独特魅力的沉醉；有的则在红灯笼的映照下，脚步匆匆，却也难掩被这氛围感染的神色。而那些隐藏在光影后的店铺，也因这独特的灯光，更添了几分神秘的气息，引得人忍不住想要一探究竟。

老街的南门外是奔流不息的汉江，沿着江边青石板铺设的小径就来到历史悠久的红石包码头。

石泉是旧时秦岭深处的商贸重地。当年，来往的船只都在此处停泊靠岸，秦岭的山货从这里登船，顺流而下，长江中下游的日用百货通过船运抵达石泉，再运往各地。

千百年来，老街历尽沧桑。幸运的是，老街并没有在岁月长河中消逝。

当太阳缓缓落下，流云沾上了满身油彩时，老街在一层琥珀色的晚霞里准备打烊。我挥一挥衣袖，与老街道别。此刻，山风仍与江水交响，在我耳旁回荡。



古柏长青

潘文进

每天穿过旬阳庙坪九年制学校，指尖总会习惯性抚过古柏皴裂的树干，灰褐色鳞片状树皮，刻满细密的沟壑，与红墙相映生辉。繁茂的枝叶，如撑开的六顶巨伞，遮住学校大半个院子，宛如天然的空调，将暑气滤成斑驳的清凉，洒在操场上。一群学生正在树影下，欢快地打着羽毛球。

恍惚间，回到了十三岁在这里上学的情景。课间总爱绕着古柏疯跑，看阳光在树梢上编织金网，尘埃在光柱里跳舞。正入神时，雨滴突至，我们就挤在最大那株古柏下，听雨点砸在树冠上沙沙作响，仿佛无数只春蚕在啃食桑叶。不知谁起头唱起了歌，跑调的歌声裹着柏香与雨后的泥土味沁入心脾，至今想起，唇齿间仍有清苦的甜。

若干年后，再以教师身份站在讲台上。作文课时，我总喜欢把学生带到古柏旁，让他们摸一摸，再闻一闻。看着孩子们把鼻尖凑近柏枝，有的皱眉头，有的却闭眼笑：“像爷爷泡的药酒！”惹得大伙哈哈大笑。

1952年，当地政府将这里改建成学校，在柏树高处枝干挂上铜铃，以此掌管师生作息。父亲曾说，他读书时，课桌摆在古柏树影里，冬天背书时，咕出的白气飘向树梢，好似在与古柏说悄悄话。

20世纪60年代，师生们在困境中曾用古柏枯枝修补漏雨的屋顶。第一届毕业生在树下拍毕业照，树冠叠成翡

翠，成为最珍贵的天然相框。这里培育无数人才，每当他们回到母校，总会先来看望这六株枝如虬龙、昂首向天、横空傲世的古柏。在莘莘学子心中，古柏不是单纯风景，而是扎根在生命里的精神故园。

2023年校园改造，铲除古柏四周围坚硬的水泥地面，铺设透水透气地砖，更有利于古柏根系获取天然养分，同时对树冠进行整理，清理枯枝，改善古柏生长态势。

前任校长在离任时，望着古柏虬枝上初绽的新芽，对新任校长说这古柏如同人一样，树体稳固性、长势、土壤质量等，都要时刻留意。他说古树保护从体检到日常维护，要像照顾家中长辈一样，定时为其“喂饭”“沐浴”“理发”……从那时起，古柏有了专人巡护、浇水、剪除枯枝……标识牌亦换新貌，每株古柏的名号、位置、树龄、树高、胸径、冠幅皆有翔实记载，监管者的联络方式也赫然入目。这方小牌如同一扇透明橱窗，既让世人得知古树的沧桑，又似悬起一枚监督的风铃，让古老的绿意，与时代共萌新枝。

“行人不见树少时，树见行人几番老。”若路过这里，不妨走进校园，来看看这些苍劲挺拔的古柏，它们曾感受过校园书香，也庇护过无数的孩童。如今，它们如慈祥的老者，默默守护着一代又一代的小树苗茁壮成长。

遇见喜鹊

魏超

五月的风揉碎了春末的絮语，妻子临窗发问：“喜鹊去哪了？这几天没见来。”我忽然发觉，那对常在窗外踱步的灰蓝身影，是有几天没来啄食阳台上的剩饭了。它们曾像两枚会跳动的逗号，停在邻家晾晒的腊肉串上，尾羽扫过油亮的咸肉时，总让我想起大山深处的精灵。

在楼下超市门口重逢，雄鹊喙间衔着半束金黄的稻草，草尖在风里摇晃；雌鹊低头翻动蔫软的菜叶，红喙啄起青虫的刹那，眼周白斑亮如落星。我缓步靠近，它们时而仰首观望，时而端眸打量，在人前蹦跳得更欢。忽有一声默契的振翅，银灰色弧线直飞向钻石路信合广场的银杏树冠顶端，新巢如蓬松的云，稳稳安卧于繁枝密叶间。

这里是现代城最热闹的地界，两万居民穿梭其间，车流在楼隙蜿蜒成河。可喜鹊偏选了此处：银杏粗大的枝丫就在人行道边，晨起老人踩着石砖打太极，暮归孩童追逐着在树下掠过，夜间居民在树下跳舞，美妙旋律在枝叶间律动，巢里的动静却始终从容。某日清晨驻足，见喜鹊立在巢沿理羽，阳光穿过扇形银杏叶，在它背部织就一片跳动的金斑，恰似给钢筋水泥的丛林缀上一枚会呼吸的琥珀。

社区公告栏的蓝图在记忆里铺展：这些年安康的绿意沿街巷生长，森林城市的年轮中，植被覆盖率攀至70%，城市环境质量稳居陕西省前

列，2024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357天。“千万工程”将乱堆的杂物绘成整齐花箱，“摆整齐、扫干净、靓家园”的标语化作街角的垃圾分类亭。那日见穿红马甲的志愿者蹲在树下，将切碎的苹果与肉置于特制木盘，雌鹊竟翩然而至，红喙轻点间，人与鸟的影子在砖地上叠成小小的画。

喜鹊的家在社区里悄然“安置”。天一城市之光七号楼旁的树上，也精心安放鸟巢；儿童乐园的香樟枝丫间，雏鸟啾啾混着秋风的吱呀，成为晨曲中最鲜活的音符。它们不再是匆匆过客，而是扎根于此的新居民，雄鹊在商业广场灯柱上啼叫时，西装革履的上班族会仰头微笑；雌鹊掠过运动公园的网球场，挥拍的少年会特意放慢脚步，生怕惊了翅尖上的晨光。

昨夜暴雨倾盆，我在窗前看见银杏树枝条剧烈摇晃，巢里的身影却始终紧紧蜷成一团。今晨雨霁，两只喜鹊并非立在巢沿，用喙梳理被打湿的羽毛，水珠从尾羽滴落，在地上砸出小小的光斑。忽然懂得，所谓宜居之地，从不是钢筋水泥的单向生长，而是当喜鹊愿意将巢筑在离人类最近的枝头，当我们能听懂每声啼叫里的平仄，这城市便有了呼吸的韵律。

一棵红豆树

侯文革

的年轮图谱。凑近细看，粗糙的树皮表面布满细密的纹路，宛如老人脸上历经沧桑的皱纹，又如干涸河床龟裂的地表。苔藓与地衣在缝隙间安营扎寨，翠绿与暗褐交织，为树皮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。有的树皮表面凹凸不平，如盘踞的巨龙蓄势待发，鳞片般的凸起仿佛在诉说着与风雨搏斗的往昔；有的则形似蜷缩的巨兽，褶皱间积着陈年落叶，仿佛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。顺着树干向上，枝干虬曲苍劲，宛如舞动的巨龙，向四面八方肆意生长。树枝上零星分布着细小的分枝，宛如鹿角上新生的枝杈，等待着嫩芽的萌发。

而能够看见红豆树开花结果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据林业专家介绍，红豆树5月开花，9至10月豆荚成熟，豆荚内含有1至2粒红豆，红豆树开花结果没有一定的规律，有的甚至几十年才开一次花。非常幸运的是，2015年5月、2020年5月、2024年5月，宁陕县城的居民三次目睹了这棵红豆树开出了满树的白色花朵，枯木逢春，繁花满枝，这是林业部门多年精心保护的结果，也一时成为当地一道别致的风景，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观赏。

观察这棵树开花结果的过程很有趣。清明过后，红豆树褪去冬日的沉寂，嫩芽从枝干间悄然钻出，如翠绿的珍珠点缀其上。没过多久，嫩芽长成椭圆形叶片，层层叠叠，清风拂过，叶片沙沙作响，仿佛在演奏一曲赞歌。暮春的风掠过枝头时，那些米粒大的花苞像被唤醒的蝴蝶，一夜之间便舒展成嫩白的五瓣小花，密密麻麻缀满深褐色的枝干，远远望去，恍若一场雪落在赭色的画布上。清晨的露水还凝在花蕊间，阳光穿透层层花簇，将每朵花都浸成半透

明的玉盏。微风徐来，细弱的花柄便轻轻摇晃，抖落几点金粉似的花粉，引得盘旋的蜜蜂嗡嗡着扎进花浪。空气里浮动若有若无的清甜，混合着树皮的苦涩，像一首古诗被揉碎在春风里。

盛夏，茂密的枝叶交织成浓密的绿荫，为人们遮挡炎炎烈日。细碎的阳光透过叶片的缝隙，洒下一地金色的光斑。树下，老人们摇着蒲扇，讲述着古老的故事；孩子们嬉笑打闹，追逐着光斑的足迹。

秋分时节，红豆树的叶片渐渐染上金黄，在秋风中翩翩起舞，宛如一只只金色的蝴蝶。此时，藏在叶间的红豆荚开始成熟，藏在豆荚里的红豆也随着豆荚的爆裂露出了真容。它们小巧玲珑，圆润饱满，色泽鲜红如血，在阳光的照耀下格外醒目。深秋，落叶铺满地面，如厚厚的金色地毯。红豆树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，却依然挺拔坚韧，仿佛在积蓄力量，等待来年的春天。

也许是唐代王维《相思》诗篇广为流传，树上结满鲜红的果实被人们喻为坚贞爱情的象征。每年七夕，附近单身的青年男女都会来到这棵树下，系上红丝带，许下对爱情的美好祝愿。在人们心中，这棵树不仅是爱情的见证，也是村庄的守护者。

时光流转，转眼又到了5月，这棵古老的红豆树依然静静伫立街心花园附近的街道旁边，新长出的绿叶虽然郁郁葱葱，但还没有开花的迹象，下一次开花是什么时候，大家都很期待。远远望去，整棵树仿佛一幅灵动的水墨画卷，又像是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拄着拐杖站在路边，向人们诉说着岁月的沧桑。它继续见证着历史，承载着人们的记忆与情感，凝视着这片土地上的传奇。

江大桥，也称“四桥”。这座桥建得很漂亮，尤其是到了晚上，桥上的彩灯能够变换出多种颜色，成为安康的“网红桥”。

我继续朝汉江下游的东坝汉江大桥走去，越近越好看，越看越雄伟，激动的心情油然而生。

我不由自主下到江边，江水很清，岸边的水草厚实而丰美，随着波浪起伏，水中的鱼儿也调皮地跃出水面，又一下子钻进水里。我走到稍高的地方，站在水草中间，眺望江景。拿出手机拍照，不管任何角度，不论怎样拍摄，张张都是美图，汉江真美呀！

上到江堤的人行步道，站在此处张望，汉

江蜿蜒迂回，江堤游人如织，只见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。我有些困乏，腿脚无力，毕竟走了两个多小时了。本来今天想要走到江堤步道的终点，看来走不动了。于是，我在步道边的石条凳上坐下来，歇歇气。无意间发现此处有好多红叶，我又来了兴致，去拍红叶。红叶红得那样纯粹，那样干净，在蓝天的映照和汉江的滋养下摇曳生姿。

在返回原路时，我羡慕那些居住在安康东坝、张滩一带的居民，他们真是幸福极了！家门口正对着汉江，江畔设有公园，公园内不仅有跑道还有运动场，为休闲、娱乐和锻炼提供了极大的便利。



江堤夜景 张晶晶摄

江堤漫步

赵攀强

五月，我独自来到安康的江南大堤，沿着汉江边的步行道顺水下行。

江堤公园宽阔而又平缓，人行步道分为内外两条，里边那条从草坪中间横穿而过，外边那条紧贴江边向前延伸，每步道中间画有一条白线，将步道一分为二，一边绿色，一边红色，美观养眼，走起来舒服惬意。

公园里树木品种繁多，有铁树、柳树、槐树、石榴树、红叶树，还有各种叫不上名字的景观树。树下绿草斑驳，草坪覆盖，走在上面柔软而又舒坦。微风拂过，树叶沙沙作响，仿佛在低声诉说着岁月的故事。石榴树的枝头已悄然挂上了几个小巧的花苞，宛如羞涩的少女，含苞待放，为这一片翠绿增添了几分俏皮的色彩。而那些景观树，形态各异，有的如撑开的巨伞，有的似婀娜的舞者，给公园营造出神秘而又迷人的氛围。时不时还能听到鸟儿在枝头欢快地啼叫，它们穿梭于枝叶间，似乎也在享受着这美好的时光。

沿途可见帐篷、吊床、软椅、小桌……人们在这树荫下尽情享受。在那长长的江堤公园里，竟然还有足球场、篮球场，打球爱好者们正在赛场上奋力拼搏挥洒汗水。

浩渺的江面对岸是江北区域，隔江可以望见江北大坝、西城阁、汉江大剧院等高大建筑，过去荒凉的河滩，如今变成了汉江岸边的美丽风景。

眼前的汉江是安康人的母亲河，它发源于汉中市宁强县，一路欢声笑语，流过安康。旬阳电站建成蓄水后，这里变成安康湖，湖面宽阔，碧波荡漾。一艘汉江游船顺流东下，几艘快艇逆行冲浪。前方不远处那座彩虹桥下，一群孩子叽叽喳喳，正在那里学习游艇试水。汉江安康城区段过去只有一座大桥，后来先后修建了二桥、三桥、四桥。下游孩子们戏水的地方，就是东坝汉